

年的四重奏

(一) 太姥爷太姥姥的年: 守

院子里,八十多岁的太姥爷坐在藤椅上正擦拭那台老式收音机。“等除夕晚上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,”他喃喃自语,仿佛在对空气说话,“得把声音调大些,你太姥姥耳背,不然听不清。”

太姥姥从屋里端出一盘炸好的馓子,金黄酥脆,是她用颤抖的手一根一根搓出来的。“这是给你们这些重孙留的。”她笑着说。皱纹里盛着几十年的春节记忆。

自从八年前老家拆迁,太姥爷和太姥姥就搬到了这紧邻老家的果园里住着。他们的年,是守着故乡的土地,守着旧习惯,守着彼此,守着一屋子等着被品尝的老味道。

(二) 爷爷奶奶的年: 盼

天还没亮,奶奶就在灶台前忙碌了。蒸馒头、炸丸子、炖排骨,蒸气模糊了窗上的冰花。爷爷蹲在院子里杀鸡,动作麻利。“孩子难得回来,得多做些,让他们带走。”奶奶一边揉面一边说。

爷爷还特意去集市买了红纸,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,却坚持亲手写春联——“平安”二字,力透纸背,那是他对家人最大的期盼。

他们的年,是把一年的收成变成满桌的菜肴,是把家里收拾得暖暖和和等着儿孙绕膝,是一句朴实的“人齐了,年就圆满了”。

(三) 爸爸妈妈的年: 担

爸爸是守护万家的警察。往年除夕,他总穿着警服

奔波在街头,错过了无数次团圆饭。今年不用值班,他终于卸下一身疲惫,成了家里的“壮劳力”:帮爷爷挂灯笼,陪奶奶择菜,还笨拙地抱着弟弟逗乐。

妈妈忙活着手里零碎的活,转头对我眨眨眼:“把你爸的警徽擦亮点,明年咱们还得靠他守护呢。”

此时的妈妈不是讲台上那个作风果决的教师,爸爸也不是严肃的警察,他们只是归乡的儿女、温柔的父母。他们的年,藏在放下责任后的轻松里,藏在与家人相伴的细碎时光中。

(四) 我和弟弟的年: 新

我抱着弟弟看烟花,他吓得往我怀里钻,又忍不住探头张望。他眼里的年,最是简单纯粹。红彤彤的灯笼是新奇的玩具,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是有趣的歌谣,桌上的糖果、香喷喷的饭菜,都是他好奇的宝藏。

弟弟会咯咯笑着追着家里的小狗跑,会抱着爸爸的脖子撒娇,嘴里唧唧呀呀说着没人听懂的话。弟弟的年,是懂懂欢喜,是满眼的新鲜,是不用懂团圆深意,却被爱意包裹的幸福。

窗外烟花绽放,屋内灯火通明,看着热闹的家,我读懂了年真正的意义:这四重奏,是太姥爷、太姥姥“守”的温暖,是爷爷、奶奶“盼”的热切,是爸爸、妈妈“担”的厚重,是我和弟弟“新”的希望。它从过去走来,向未来走去,而我们,都是这年之乐章中代代相传的音符,共同奏响着家与团圆的永恒旋律。

青州市旗城学校七年级21班 王柏焱



赶集路上年味浓

农历腊月廿六,天还没大亮,奶奶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。“赶集去,晚了好东西都让人挑走了!”她往我兜里塞了个煮鸡蛋,热乎乎的——这句话,她念叨了几十年。

电动三轮车行驶在乡间的柏油路上,寒风灌进领口,我却莫名兴奋。小时候坐爷爷的自行车,后来是奶奶骑摩托车,如今换成了她的电动三轮车。但我们还是像从前一样,向着年集的方向去。

大集上早已人声鼎沸。我揣着奶奶给的50块钱钻进人群。这50块,是奶奶卖十几斤年糕才能赚到的,而她给得毫不犹豫。奶奶说,这叫“赶集钱”,是我们家赶年集的规矩。

集市的布局变了,摊位整齐,地面铺了水泥,年味扑面而来——红彤彤的灯笼挂满摊位,金黄的“福”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。李爷爷还在摊位前,还有那磨得发亮的砚台,秃了毛的狼毫笔。我挑了一副“福星高照万事顺”,这是爷爷最喜欢的句子。奶奶年年都来求手书春联,说印刷的再花哨,也没这有“人气”。老手艺,老主顾,老讲究,一年又一年。

“糖葫芦——”吆喝声传来。我挑了一串最大的,糖衣晶莹剔透。奶奶说,爸爸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这口,能乐上一整天。到了我这辈,糖葫芦不稀罕了,可那份踮起脚尖期盼,一模一样。

香气扑鼻,是炒栗子!王婶的秤还是那杆老式盘秤,秤砣磨得锃亮。她往我兜里多塞了一把糖:“给你奶奶带个话,年糕别卖太晚。”十几年前的王婶,十几年后的我,同一杆秤,同一把糖。

回去路上,奶奶的电动三轮车骑得很慢。她给我讲,这集从她嫁过来就有了,那时是土路,一下雨满脚泥。“再泥泞也要来,不来赶集就不算过年。”她顿了顿,“你爷爷这么说,你爸爸这么说,我也这么说。将来你有了孩子,也得这么说。”

我忽然懂了。年集是一根线,串起了三代人的期盼。如今,时代变了,交通工具变了,可那根线没变,线上系的期盼也没变。

回到家后,春联贴上门框,灯笼挂在门边。那50块钱没花完,我塞回奶奶兜里。她没推辞,又往我手里塞了个煮鸡蛋。

“明年还去?”她问。
“去。”我说,“去晚了,好东西都被人挑走了。”

奶奶笑了。年的味道,原来就是这样。变的是路,不变的是热鸡蛋;变的是支付方式,不变的是奶奶的布包;变的是我的身高,不变的是——赶集去,去晚了,好东西都被人挑走了。

青州市旗城学校七年级 高艺青

以年为约 策马承暖

作为一名姓马的七年级学生,当春晚“骐驎驰骋势不可挡”的主题跃入眼帘,我心中满是与这个年份的惺惺相惜。年岁的更迭,于我而言不再只是日历的翻页,更是一份温暖的传承——在这个专属我的马年,小舅舅给我的那份红包,让我读懂了爱与信任最动人的模样。

除夕的烟火燃亮夜空时,全家人围坐桌旁,笑语融着饺子的热气,暖了整个屋子。小舅舅总是最热闹的那个,今年却悄悄拉过我,把我引到阳台的角落。晚风带着些许凉意,他掌心的温度却滚烫得很。“今年是马年,也是你的年。”小舅舅变魔术似地掏出一个红包,塞进我手里。那红包不算厚重,攥着却沉甸甸的。他凑近我,眼底藏着调皮的笑意,食指抵在唇边比了个“嘘”的手势:“这是给你的专属零花钱,自己保管,不用告诉妈妈,学会做自己的‘小管家’。”

我愣了愣,指尖摩挲着红包上的骏马纹样,心跳不由得加快。以往的压岁钱,总会在欢笑声后被妈妈以“帮你存着”为由收走,这还是第一次,有人如此郑重地将管理的权利交到我手中。这份突如其来的信任,像一束暖光,瞬间照亮了我的心房。

正满心欢喜时,小舅舅的声音又温柔地响起:“你知道吗?你妈妈刚毕业挣第一份工资时,只发了几百块,却特意给了我50块。”他望着远处的烟火,眼神里

满是怀念,“那时候的50块,可比现在的500块还珍贵啊。那是她第一次赚钱”。

小舅舅轻声说:“记得我们小时候,没什么零花钱,想买点小东西都要犹豫很久。我不想让你再走我走时的路,我想让你知道,有人惦记你、疼你,让你从小就有着被宠着的感觉。”

我怔住了,脑海里浮现出妈妈平日里忙碌的身影。原来,这份跨越时光的爱,早已在亲情里悄悄流转。当年妈妈攥着50块的赤诚,如今化作小舅舅递给我红包的温柔;曾经的手足情深,如今变成了对我的宠爱与期许。

回到房间,我小心翼翼地打开红包,将里面的钱抚平,放进了自己的书桌抽屉里。我没有乱花,而是拿出笔记本,认真写下了一份小小的“理财计划”:一部分用来买新学期的教辅资料,一部分存起来作为梦想基金,剩下的,想给妈妈和小舅舅各买一份小礼物。

窗外的烟火依旧绚烂,春晚的歌声还在回荡。我姓马,恰逢马年,这份带着温度的红包,便是我最好的新年礼物。它不仅是一份零花钱,更是一份传承的爱,一份沉甸甸的信任。这个马年,我不仅收获了管理自己的权利,更读懂了亲情里最绵长的温暖。愿我带着这份爱与信任,如骏马般驰骋在青春的路上,不负时光,不负这份跨越岁月的期许。

昌邑市凤鸣学校七年级 马睿

温陈大拜年:白塔村的新春序曲

正月初一的晨光,刚漫过昌邑市龙池镇的麦田,就撞进了白塔村的红绸与鼓点里。东白塔村与西白塔村的街巷间,红灯笼早已高高挂起,斑驳的青砖黛瓦下,一场延续百年的“温陈大拜年”,正拉开马年新春最热闹的序幕。

天刚蒙蒙亮,我便跟着爷爷走出了家门。巷口的大鼓旁,几位大爷正系着红绸,鼓面上“吉祥如意”四个金字,在晨光里闪着暖光。不一会儿,东白塔村的锣鼓队率先奏响节奏,“咚咚锵”的鼓点敲得人心头滚烫,西白塔村的舞狮队也踩着节拍赶来,金黄的狮子晃着绒球,惹得孩子们追着跑。

两支队伍在村中心会合,“温陈大拜年”队伍便浩浩荡荡出发了。我紧跟爷爷身后,看见红绸在风中翻飞,听喇叭声穿透街巷,满心欢喜。沿街的老房子门前,乡亲们看到队伍走来,便笑着挥手,互道“新年好”“马到成功”。青砖墙上的春联,红灯笼下的“福”字,与人群中攒动的红棉袄、红帽子交织在一起,成了白塔村最亮丽的新春景致。

行至宗祠前,热闹的氛围达到了顶峰。舞狮队纵身

跃起,精准咬住高杆上的红绸条幅,“国泰民安”“阖家幸福”的字样,在湛蓝的天空下格外醒目。长辈们领着晚辈在匾额下驻足,讲述着温陈两姓守望相助的故事,也传递着团圆和睦的期许。我望着宗祠里排列整齐的牌位,忽然懂得这场大拜年,拜的不仅是亲友,更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乡情与传承。

锣鼓声渐歇,阳光洒满街巷,“温陈大拜年”的队伍渐渐散开,可白塔村的年味依旧醇厚。乡亲们围坐在一起,分享着新年的喜悦,孩童们在满是鞭炮屑的路上嬉戏玩耍。远处的麦田里,风掠过新绿的麦苗,仿佛也在为这场热闹的年俗喝彩。

锣鼓声犹在耳畔,年的暖意长留心间。这场质朴而热烈的“温陈大拜年”,是白塔村独有的年味,是温陈两姓代代相传的情谊,更是刻在我记忆里最珍贵的新春印记。它藏着邻里的温情、家族的根脉,也藏着最动人的烟火人间。我相信,这份温暖与传承,会伴着年年春风,在白塔村久久流传,温暖每一位归乡人,照亮每一个崭新的春天!

昌邑市凤鸣学校八年级 陈冠宏

《潍坊晚报》寒假征文
优秀作品展示